

填滿一闕，滄海詞

文／奧拉 攝影／林枝旺

在 萋萋茂林的斜坡間，林蔭曲徑的巷內，住著一位台東社教館・綠島社教站的秘書。他們的祖先，在兩百餘年前，自屏東縣東港鎮移居至此以後，便在綠島落地生根。

陳新傳，一位致力推動綠島文化的耄耋老者，多年來不曾間歇的收集、研究、撰寫，有關綠島的移民遷徙、歷史背景，以及人文事蹟。

站在十字路口

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，都有蘊藏著一座蔥蘢青山、一潭澄澈秋水。然而，濃密氳

氳的綠島大地，原是甯謐清心綠島人，心中的一片淨土。如今時變境轉，綠島，它站在十字路口，一座全島沒有一盞紅綠燈的十字路口。

觀光業的發達，帶來了大量的旅客。「觀光帶來人潮，旅客製造垃圾，」陳新傳說：「外來人把島嶼當成垃圾場，往往順一扔，我們還來不及喝止時，他們已騎著摩托車，呼囂而過了。」緊接著，綠島人就常常聽到救護車的聲音，他們也心知肚明，一定又是逞英雄的小伙子，在追逐風速的快感

時，出了事。

綠島，沒有紅綠燈，所以現在這座島嶼，正徘徊於十字路口。交通部觀光局的林維玲主任，調到綠島之後，深感這座島嶼的變化過於快速，而文明與傳統，正在此地舉行一場拉鋸戰。「希望綠島樸實，又冀望綠島開發，」林維玲說：「這是綠島人的心中，自己也化不開的結」。

其實觀光局期許綠島，能變成度假島。但是現階段的綠島，卻是許多人騎著摩托車，繞著一圈回去之後，就說：「綠島，什麼也沒有！」

變色的烏托邦

「有的，綠島有的資源太多了，」關於這一點，林維玲提出辯解：「它是一座有著豐富的海底資源；有著成林樹狀的珊瑚；有著成群結隊的熱帶魚，它最大、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即在於海裡、在於浮潛」。

但是，「許多人來這裡，卻懷著一種令人不解的心態，」林主任說：「旅客常指定要吃海鮮，嗜龍蝦」。在國內，海鮮市場在東北海岸一帶，不在綠島，要來綠島，就不要吃光當地的生態

資源，要來綠島，請以一種和緩優閑的步伐來行走。

斟一盅清酒，可以品酌人間事，來到綠島何嘗不是？「在觀光與漁業的衝突之下，」林維玲提及：「許多浮潛的業者，我們無『法』可干涉，而他們往往是帶頭

射魚、撿貝殼、採珊瑚、抓椰子蟹的促動者」。

當觀光客的聚集，海底資源的遽減時，終於讓潛水業者，有了新的認知。林維玲主任說：「浮潛業者警覺到，海底的自然生態愈來愈少，那麼以後如何再靠這行

吃飯？」所以，他們的嚮導方向一轉變，近年來綠島的業者，反而以環保尖兵的姿態出現。所以漸漸的旅客在認知上，也已異於往昔。現在，反而當旅客要求業者，提供這些樂子時，業者會加以制止，建議以「純欣賞」

的目光，來解析綠島之美。

胡佛船艇的海難

生於斯，長於斯，社教站的陳新傳秘書，侃談他十四、五歲時，綠島滿是原始林木，而現在樹木卻一棵棵減少。而六十一年前，一段兒時記憶，喚出了民國二十七年的一截歷史。

有一艘美國籍的「胡佛船艇號」，浮出水面的高度約九層樓，在一個仲夏的夜晚八點，它撞得公館一帶天搖地動，便半浮半沉的擱淺在礁岸邊。

原先以為是地震的陳新傳，並不怎麼為意，等到綠島的鄉民，遠望太平洋沿岸，遙聞人聲頂沸，紅紅的照明求救炮劃破夜空時，他們忽然想到中國那方，剛發

要來綠島，生態來以優閑的步伐來行走。不要的，請和緩來。綠島，一種的。



台東社教站秘書陳新傳(左)與綠島燈塔主任陳讓星(右)。



舉世知名的「朝日海底溫泉」靜臥在珊瑚裙礁上，等待路過的樵夫漁人，洗去前夜禾下鋤、魚鏢槍殘留的汗滴。

生七七盧溝橋事件，自然的以為是日軍攻堅上岸了，所以家家攜眷帶幼，躲到石洞之內。

俟隔天天明，有好奇的人出去探視，帶回了：「大船沉了！有近兩千位外國人在海邊」。好奇的陳新傳，除了日本人，沒見過藍眼珠、金頭髮的外國人，便跟著跑上山洞，也學人家從海裡撈起罐頭、肉類、雞蛋、領帶等帶回家中。

從沒見過領帶的陳新傳，便將它當作褲帶，用來繫住鬆垮的褲子。沉到海中的數百輛汽車，打撈上岸後，則用牛車拖到南寮暫放。而他撿回的磁器、花瓶，等到上學讀了書，才知道是中國大陸的製品。

這批外國人，以美籍人士居多，地位崇高者住在日本宿舍，其餘則在國小、林投樹下找空地歇憩。到了第十三天，美國接駁的船隻一到，他們就悉數離開綠島，而那艘觸礁船最後由日人，

以五萬美金得標解體，大賺一筆。

魚鏢刺屋的習俗

陳新傳還記的，在民國二十二年，還聽大人們說過：「觀音洞那裡，有住著原住民」。而陳新傳小的時候，也曾見看她們跳頭髮舞，後來長大之後，就不知何故，再也不見原住民。

當時的原住民，如果家中有人過往，他們會將人吊在樹上任其腐化，稱為天葬。但因日本人覺得不甚觀瞻，便下令只能放入洞穴內，四周必須堆砌石頭，以示辨別。後來原住民又將亡者，放入挖好洞的大樹之下，將人用繩索綁縛坐姿狀，與食物一起放入，再填起土來，代表這裡有人了，不要來打擾。而如果去世的是先生，太太必須拿著刀坐在屋頂上，砍著屋頂代表不讓先生回歸；如若亡故者是太太，陳新傳他們，就會目睹丈夫用魚鏢，刺著屋內的牆壁，

意指魂魄宜速速遠離。

光復初期，民生物資缺乏，但是綠島卻有著吃不完的魚穫。他小時候，叔叔拿著竹子筒裹油布的火把，帶他去海邊捕魚。他跟在後頭，提著一只麻布袋，這「時代」的龍蝦，會自己在夜晚時，爬進淺岸的岩礁窄縫中，他們探手可取。「不到半小時的光景，」陳新傳說：「我就大嚷著我要回家，布袋滿了，好重好重！」

其實，那時候當地人不太吃龍蝦，因為單是魚類，就已經吃不完了。「有一次，家人釣了一尾近三十台斤的紅魚，」陳新傳說：「我們兩人扛牠，還扛得魚的尾巴在泥地上拖」。

乘風去，日出東，陳新傳青春的步履已走遠，但是他的心靈，浸漬在綠島的海風藍天裡，他說的故事，仍舊成書、成冊，依然在風雲湧動中，如真、如實。*